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亚森·罗宾探案全集 / (法) 卢布朗著; 陈爱义等译.
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00.11

ISBN 7-80084-315-7

I. 亚… II. ①卢…②陈… III. 侦探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76527 号

亚森·罗宾探案全集—不翼而飞的王冠
(法) 莫里斯·卢布朗著 陈爱义等译

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100013)

北京北航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6.5 印张 515 千字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4000 册

ISBN 7-80084-315-7/I·39

全套定价: 120.00 元 (本册: 20.00 元)

前 言

继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之后的又一部风靡世界的侦探小说——《亚森·罗宾探案全集》，以其丰满的人物性格，广阔的社会背景，曲折多变、富于悬念的故事情节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。作者在小说中把亚森·罗宾写成既是一位可与福尔摩斯齐名的神探，又是一位具有强烈正义感和同情心的“侠盗”。本书以亚森·罗宾的“神探”和“侠盗”两条主线展开的故事扣人心弦，感人肺腑；其情节诡异奇特，惊险刺激，常常令人不忍释卷。

其实，风流倜傥、家资巨富的亚森·罗宾与知识渊博、审度力超群但却有些孤僻的福尔摩斯相比，更具有人情味。他劫富济贫，嫉恶如仇，潇洒多情，温文尔雅；他是为富不仁者的克星，同时又是救穷困之人脱离苦海的侠客；他头脑聪慧，心思缜密，任何一个恶人都无法逃脱他的眼神的注视。同样，他也以自己的慷慨和俊逸博得了无数纯情少女的青睐。应该说，他是一个贫苦大众主宰世界及自身命运的化身。

法国侦探小说家莫里斯·卢布朗（Maurice Leblanc 1864—1941）为我们塑造的亚森·罗宾不仅在法国家喻户晓、人人敬仰，在世界也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。他的《亚森·罗宾探案全集》是世界侦探小说史上的一座丰碑。

《亚森·罗宾探案全集》长达 300 万字，共有 30 个集推理、幽默、神秘、惊险于一体，又极富悬念的侦探故事。

本书由陈爱义、杨国荣、梁庆新、何凤领、吴守拙翻译。由于译者水平有限，难免有失妥当之处，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教。

——译者

目 录

8·1·3 疑案

杀人恶魔	(3)
流浪的王子	(22)
三面怪盗	(42)
国际阴谋	(53)
拿破仑的房间	(66)
杀人恶魔现身	(79)

怪 屋

神秘劫案	(109)
伯爵家的秘密	(142)
侠盗亚森·罗宾	(166)
惊天大阴谋	(187)

不翼而飞的王冠

城堡里的奇怪盗贼	(207)
频繁活动的伯爵	(223)
意料之外的事实	(242)
露出本来面目的罗宾	(262)
罗宾的最终成功	(277)

金字塔之秘

赛马场里的奇异小偷	(313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侯爵家的家徽之谜	(334)
去尼罗河的源头	(354)
仰望金字塔	(373)
发现大宝藏	(394)
迷人的法国大地	(416)

罗宾与魔女

魅力四射的女人	(431)
老男爵的隐私	(459)
神秘的小木箱	(474)
星座里的神奇	(493)

8 • 1 • 3 疑案

杀人恶魔

“嘉普曼，有人曾偷进过这个房间！”

独占了南部非洲某处钻石矿，被誉为钻石大王的德国大富商凯兹布哈，从街上刚刚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发觉有些不对，正焦急地和秘书嘉普曼低声交谈着。

英籍秘书正用他那不太熟练的德语回答道：

“不会的。那扇门安的是特种锁，还有您的仆人艾德华就在隔壁看守着。”

“不，的确有人曾来过。这个皮包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人打开了。昨天，我的手杖也被换了地方。前天，重要的文件也有被翻动过的痕迹。太古怪了。啊！我可能被人盯上了。一定要请警察来保护我！”

凯兹布哈给警察局挂完电话后，说：

“刑警处长路诺曼不在，有一个叫古赖尔的刑警说一小时内会赶到。告诉艾德华，刑警一到，就请他来这里。”

他惶恐不安地在室内踱来踱去，心中不断合算着。他那双实业家独有的粗眉，好像有些不安，不住地跳动。

这里是巴黎博拉斯大饭店的五楼。一星期前凯兹布哈从南非到这里以后，便把这个豪华宾馆的五楼 450 号大套房包租下来。

除了门房外，450 号套房，共有 3 大间：客厅和起居室这两大间朝向绿荫大道，秘书嘉普曼住在另一间房间。还有，紧挨着秘书室的 5 个房间，是为将要到来的凯兹布哈夫人预定的。

凯兹布哈将头额靠在窗户的玻璃上，俯看着林荫大道，他感到有一些不安，好像有种看不见的危险，正慢慢向他走来，心中有说不出的惶恐。

“难道有人知道了我这个大秘密！不，我要走鸿运了。只要能到手，一定会获得让世界为之震惊的巨大的权力。到时我不仅是钻石大王，还将是几个王国的国王。

我出生在一个贫贱的德国乡间穷铁匠家庭之中，现在已然成为钻石矿的老板。这已经像梦一样不可思议了，可是，谁会想到还有

更大更不可思议的幸运在等着我。到时候，以前蔑视我的人，恐怕连看我都不敢看。噢，我受神的青睐太多了。伟大的人，是拥有超凡非常的力量和智慧的。不过，现在正有人打我的主意，想要夺取我的幸福。自从来到巴黎，总感觉有个人想接近我，悄悄来到这个房间，想要盗取我的秘密。来者绝非善类，说不定是一个神秘的可怕之人。我应该加倍小心才是！”

他一直望着绿荫大道，突然自言自语道：

“哎，上校究竟怎么了？今天应该有电话打过来，说不定有什么……”他像是焦急地等待所谓上校的电话。

电话响了，凯兹布哈拿起电话：

“喂……哦，上校，我已等你很久了……”

只听到他先是用德语说了这么几句，然后，他们便窃窃私语地谈一些事情。凯兹布哈挂上电话后，对秘书说：

“嘉普曼，再过一会儿会有两个客人来，是上校和他的朋友。你告诉艾德华，等客人一到，立刻请他们进来。”

“那么，如果刑警来了呢？”

“刑警可能晚些时候到，他说大概是一小时以后吧！”

“好的，我这就去告诉艾德华。”

秘书说毕转身就出去了。当他再次回来的时候，看见凯兹布哈手中拿着一个小黑皮包，正在那发着呆，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。等他突然发觉秘书注视他后，便匆忙把那个小黑皮包放进壁炉架上的皮箱里，并很快合上了箱盖。

“有信，是夫人寄来的。”嘉普曼递上取来的信件说。

凯兹布哈开始仔细地读信，过了一会儿，门铃响了。

“有两位客人来了。”艾德华进来说。

“好，请他们先去隔壁。嘉普曼。你把上校请到这来。”

嘉普曼和艾德华都出去了。凯兹布哈又接着读他太太的信。但是信都读完了，还不见嘉普曼和上校来，不免有些不高兴：“怎么回事，怎么这么慢！”

他放下信后，突然愣住了。因为他看见竟然有一个陌生的人冷冷地站在他对面。“你，你是谁？什么，什么时候进来的？”凯兹布哈起身后，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高声问道。

那人只是冷笑着站在那里。他着装得体，仪表堂堂，很有绅士风度，态度优雅，并且目光炯炯有神，让人感到他身上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。

“你是谁？上校？不，你不是上校！”

“哼，不是就不是吧。不过，现在你就叫我上校好了。”这个陌生人嘿嘿冷笑着。

凯兹布哈感到情况不妙，脸都变得苍白了。

“嘉普曼！”他叫他的秘书。奔向那人身旁，打开朝向客厅的门，眼前的情形让他大吃一惊。

他看到另外一个人拿着枪站在那里。而他的秘书和仆人被堵住嘴，双双被捆着，倒在一边。尽管此时的凯兹布哈脸色苍白，有一些焦灼和不安，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有胆魄的实业家。这时，他故作镇静不下来而晕倒，靠在墙上，顺势将手转到背后去按电铃，按了又按。而那个陌生人只是冷冷地看着，等凯兹布哈按了几次后，他就用流利的德语说：“不要白费力气了，电铃已经不管用了！”

电铃真的没有响，因此柜台根本不知道客房发生了紧急情况。

凯兹布哈突然拔出了手枪，向那人开了枪。但只是“咔嚓”了一下，陌生人仍站在原处，并冷笑着对凯兹布哈说：“你看连子弹都没有，还打什么？不如咱们坐下来谈谈。”

说着，他拉过一把椅子，反着跨坐在上面，扶着椅背对着他笑呵呵的。

凯兹布哈拿出一副很大方的样子掏出钱夹。“要多少？”

“不，我们不要钱，我们要的是另外一个东西。”

凯兹布哈感到一丝惊恐。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匪徒，难道他们会是，会是为了我的那个最大的秘密而来？

“那你，你想要什么？……”

“是两样东西，一件是黑皮包，另一件是黑檀木的小盒子。你先把黑皮包拿出来！”

“我，我已经把它烧掉了。”

“胡说！那么……这样吧，把那个小檀木盒子拿出来吧……”

“我也把它烧了！”

“一派胡言！昨天你偷偷地拿了一个小包，在意大利街的里约银行租用了一个专用保险柜，并把包放在里面，缴费签字后才回来。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9室的第16号保险柜。大概黑皮包和小盒子就在那个小包里。”

“不，不是的。”

“肯定是！你还不快把钥匙拿出来！”

“没有，真的没有。”

“哼，……嘿，马克，快把他捆起来！”

这次他是用法语在说。隔壁拿枪的人很快地过来后，迅速地把凯兹布哈绑在椅子上。

“好，现在开始搜一搜他身上！”

那个叫马克的人，在凯兹布哈衣袋中搜出一串从9到16号的小钥匙，递给那个绅士般的陌生人。

“没有黑皮包吗？”

“没有，头儿。”

“那么应该是在保险柜里。咳，凯兹布哈打开保险柜的口令是什么？”

“我忘记了。”

“哼！马克，把枪口对着他的头！”

“不，是这样。”绅士般的陌生人给马克纠正着错误的动作。

“手指扳在扳机上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嘿，凯兹布哈，快说吧！”

“我真的忘了。”

“快说！给你10秒钟时间。不然你就没命了。”

哒，哒，哒，此时大挂钟摆动的声音十分得刺耳。4……3……2……

“好的，我说好了！”

“那么，口令到底是什么？”

“道路。”

“道路，对吗？如果不对的话，小心你的命。嘿，马克，先到老地方，把钥匙交给詹罗姆。告诉他口令是道路，不要忘了。你们一起去里约银行，让詹罗姆一个人进去，在保管证上签字——我早就让他模仿凯兹布哈的笔迹，应该不成问题。从保险柜里把包裹取来。记住了，是9室16号。”

“记住了，头儿。”

“拿到东西后，回到家里，再给我打电话。不要紧张！”

“是的，头儿。”

突然，门铃响起。凯兹布哈顿感一线生机。噢，感谢上帝！是古赖尔刑警来了……

“嘿，看这家伙一副很高兴的样子。哼！一定是先前约了人。是不是走狗（刑警）……或者是……”

陌生人紧抿着嘴唇，镇静地看着凯兹布哈。

门铃又一次响起。这一次持续了很久。陌生人和那个叫马克的

人都有些慌张。

“马克，先堵住他的嘴！如果他喊叫起来，会带来麻烦的……这样吧，就这样办。”

门铃响个不停，长时间没人来开门，客人好像感到了一丝不妙。

“马克，你把客厅里的两个人拖到屋里来。我来假扮秘书，你先躲在这。”

陌生人走到门口，打开了门，刑警正站在门前。

“请问先生贵姓？”他这次用的是纯正的法语。

“我是古赖尔刑警，因为接到电话，所以……”

“噢，我们主人本来是一直在等您的。不过，碰巧有点急事，刚出去。真的很抱歉，不过主人说如果您有时间，希望您明天早晨9点再劳驾一次……”

“这个，那么……”

刑警不免有些怀疑。可是眼前这个人，看上去像一个既严谨又认真的秘书，而且表现得很有谦色，所以也不便多问，只好说：

“那么好吧，就明天吧。代我向你们主人问声好。”说毕，便转身走了。

“唉，让我吓了一跳。这有些太突然了！”

绅士般的陌生人，取出一方手帕擦着脸上的汗水。马克忍不住在一旁笑起来。

“怎么回事，你笑什么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”那陌生人大声叫到。

“当然知道，是鬼刑警古赖尔！”

“哦，他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，老实巴交的人。”

“可不要这样说，这样的话你可上当了。越看上去有些傻的刑警，越是可怕。他仔细端详了我半天，就差一会儿，我就要给他一拳。你赶快跟着他。我们还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”马克急忙赶出去。这时那陌生人把椅子拿到凯兹布哈面前坐下来，说：

“这回，我总算把那不知趣的家伙打发走了。不过，钻石大王阁下，在没有递上我的名片之前，我们对您做了一些不太礼貌的事，非常抱歉。在下就是……”他深鞠了一躬后，递上了一张比一般名片大许多的高贵的名片，上面印着这样几个字：

亚森·罗宾

手、脚被绑住甚至嘴被堵住的凯兹布哈，看到这张大名片后，立刻松了一口气。因为谁都知道，罗宾是不会杀人的。罗宾看到凯兹布哈的神情后，微微笑了笑，深深鞠了一躬，用法语说：

“承蒙您抬爱，在下不胜荣幸，而且还能使您打消疑虑，更是万分荣幸。我保证，您绝对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”

罗宾虽是个大盗，但也很具有绅士风范。他也知道为盗的道理。“好吧！先给您把这个拿下来吧。”说着，罗宾就把堵在凯兹布哈嘴上的布拿下来。

“这样我们才好交谈。凯兹布哈先生，您到达巴黎的当天，是不是见到了某家私人侦探社的社长？您所说的上校，应该是这位社长吧。什么？你是说我是怎么知道的，对吗？因为我安插了一个部下在他的办公室里。因此，您和上校的秘书碰面，以及所有的通信内容我都清楚。您正在进行一项什么样的计划，包括那个黑皮包和小盒子在内的秘密，我都知道。我不辞辛苦赶来，结果东西却不在您这儿。好吧，就不提这些了。此外，请您告诉我另外一个重大的秘密。”

罗宾把椅子靠近了一些说：“您曾委托那个侦探社社长去找一个叫比也鲁·路道克的年轻人，对吧？他好像在巴黎的贫民窟里住着。身高1.75米，留一头金发，蓄有短须。其他特征是：左手的小指指尖断掉了，在右脸上有一处很难被人发现的伤痕。您为找到这个人都快要急疯了。这其中必然隐藏着什么重大的秘密。不，说不定是极大的秘密。那个人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！”

“哼，不想说是吧？不过，不说也行！我早晚会知道的。可是，您曾两次和那位侦探社社长谈及那皮包内的文件，那皮包怎么样了？”

“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，烧了。”

“哼，这样看来，那黑色小盒子……应该存在里约银行了！”

“对，是的。”

“在里面装了些什么？”

“钻石，自己矿山里掘出的精选钻石，大约有200多颗。”

“嗯，不错。不过，真的有点古怪。您是世界上有名的钻石大亨，无论什么样的钻石，对于您来说都没什么稀奇的，您又何必费一番周折把它们存在银行里呢，而且还怕被别人知道呢？其中必另

有奥秘。”

罗宾取出雪茄，划着了火柴，可是并没有马上去点雪茄。一直等到火柴燃尽，他都呆在那里，好像在想些什么。

“一定是这样！……有更重要的东西，比钻石更重要的东西……一个更大的秘密藏在那个小黑盒子里！”

罗宾这样自语着。凯兹布哈听到这里，脸色有些变了。这时，电话响了。罗宾拿过电话：

“嗯，马克，结果如何？还算顺利。好，干得好。辛苦你们了！小盒子里面都有些什么？除了钻石外，还有像文件一类的什么东西吗？……呢，什么都没有……哼，不可能。等一下……”

罗宾转向凯兹布哈，说：

“喂，您愿不愿意出钱赎回钻石？”

凯兹布哈点了点头。

“出多少？愿意出 50 万法郎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凯兹布哈很爽快地答应了。

“好的，那么咱们这笔交易成交了。至于交易地点……就定在波哈大公园的铜像前吧。明天午后您带上 50 万法郎现款到那里就行了。我会准时带钻石去的，但是盒子太碍事。我会把钻石装在袋子里带去，我想那盒子对您没什么用处吧。”

“不行，一定要带上那盒子。”凯兹布哈面色一变，急得大喊：“只有原封不动才行。”

“哈……哈……”罗宾大声道，“哈……你还是上当了，凯兹布哈！盒子里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吧？既然盒子那么重要，我们一定还给你。不过——”罗宾沉思了一会，“那需要等一夜，等第二天吧，我会在第二天早晨用包裹寄来，行吗？”

他讲完，不露声色地观察着凯兹布哈的脸色，然后拿起电话说：

“马克听好了，仔细检查一下盒子。先告诉我盒子是什么形状的。什么？是质地很不错的黑檀木，那个我知道。底儿厚吗？会不会是双层的？……什么？不是很厚。嗯，那么，再看看别的地方，加镶眼的地方……不，不对，是盒盖儿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突然兴奋地蹦起来，说：

“对了！问题就出在盒盖儿上。我从凯兹布哈的脸色上看出来了，问题就出在盒盖儿上。马克，你可要仔仔细细地看清楚。……”

“什么？盒盖儿里面装了镜子……能不能动一动镜子？……好的，就把镜子打破吧。发现了什么？有了！是什么？……不是信件和文件，是一张小纸条。好，应该就是它。很好，那应该就是凯兹布哈的秘密了吧！马克，念念纸上都写了些什么？”罗宾的脸上禁不住露出了喜色。

从话筒里传来马克嘶哑的声音：

“头儿，这只是一张很普通的便条。上面写着：‘黑皮包文件的抄本。’纸折了两下，好像折了没多久。对了，右上角还有几个字：‘1.75 米，左小指断掉了。’”

“那应该就是那位神秘先生比也鲁·路道克的重要特征了。字像是凯兹布哈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和他的字体一样。”

“那么，还有别的什么吗？”

“有的，纸中间有铅印的‘APO ON’几个字。”

“好，20 分钟后我赶到那儿。”

放下电话后，罗宾用很严肃的语气逼问凯兹布哈：

“APO ON 有什么含意？”

“不知道。我也不太明白，这是刚写上去的。”

“你在哪里看到这些字的？”

凯兹布哈闭上了嘴，不肯再说下去。

罗宾一副很严峻的表情，将握紧的拳头重重敲在桌子上，说：

“你给我听仔细了，凯兹布哈。你我都是干着一些差不多的生意。我是盗窃绅士，你是盗窃商人。从德国一个乡下小铁匠一跃成为钻石大亨，这期间，相信你一定做了不少见不得人的勾当。那些行径，绝不亚于一个强盗。可以说你我是一样的。凯兹布哈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应该共同合作，一起来赚大钱。什么？不肯合作吗？现在可由不得你。我早就知道了，你掌握了一个很大的秘密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因此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和控制一个王国。你正在为此想尽了办法，不过单凭你一个人，是不行的。像那个侦探社的巴尔巴路上校，跟傻瓜一样，更不会帮上什么忙，只有我才能帮你办好这件事。除了怪盗绅士亚森·罗宾，还有谁能解开这个谜底呢？还有谁有资格帮你取得这笔巨大的财富呢？”

怎么样？凯兹布哈，跟我合作吧！咱们利益均分。那个上校么，根本就不可靠。要是我么……49 小时之内，一定会找到那个神秘人比也鲁·路道克。不过，他到底是谁？你又是为什么而找他

呢？关于他，你又知道些什么？说啊！只有通过这些我才可以帮你。一句话，他就是这个谜团的关键所在吧？”

“嗨，怎么样？凯兹布哈，咱们一起干吧？”

“不！”凯兹布哈一口回绝了罗宾的要求。

“哼！”罗宾脸色又变了。他解开凯兹布哈的衬衣扣子，将桌子上的金剑拔了出来，顶在了他那长满了赤色胸毛的胸上，说：

“现在还有8分钟就要3点了。在这8分钟之内，如果你还不答应，这柄剑就会扎入你的心脏！”

短剑随着心脏的跳动在他胸口上震动着。凯兹布哈咬紧牙关，紧闭双眼。罗宾凝视着表，神情甚是凝重。

第二天清晨，钻石大亨凯兹布哈，端坐在椅子上死了。秘书仍和仆人一起被绑着扔在隔壁的地上。第一个发现这一情况的是到访的古赖尔刑警。

此事引起了震动。刑警给警察局打了电话，旅馆的经理和领班都赶来，而且经理还请来了医生。但是，凯兹布哈已经气息全无。短剑准确地扎在了他的心脏上。在他染满鲜血的衬衣上还别了一张罗宾的名片。

“罗宾杀人了！”

从不杀人的罗宾，为什么这次会杀人呢？被誉为怪盗绅士，被法国人民广泛称赞的罗宾，最终竟成为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。所有听到这一消息的人都感到非常震惊和惋惜。那个拥有非凡智慧的天才和神秘莫测本领像超人一样的怪盗罗宾，如果一旦动了杀人之念，唉！以后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被杀害。

“罗宾……难道就是那个亚森·罗宾……唉，难道这是真的？”古赖尔刑警也感到很失望。接着乘汽车赶来的是刑警处的处长路诺曼和法官。

“什么？这件事是罗宾干的……”路诺曼听完刑警的汇报后，看了沾着血的名片，稍微愣了一下，随着脸色也发生了变化，低头沉思起来。

他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，有些驼背，腿脚也有些不灵便了，行动时必须要有手杖才行。脸和手上的皮肤已显得于黄，像已很久没有上过油的皮衣。但他的双眼却精神百倍，充满了昂扬的斗志。是的，他是一个非常能干令人敬佩的警探。因为他过去破获了许多知名的谜案，所以被誉为“鬼处长”。许多凶犯听到路诺曼这个名字，都会闻风丧胆，乃至束手就擒。

鬼处长路诺曼和古赖尔在旅馆内外又详细地查看了一遍。鬼处长好像有什么新发现，面带笑容又来到案发的房间。在现场嘉普曼正被法官询问着当时的情况。鬼处长悄悄地坐在他们后面，双手交叉着扶着拐棍，头枕在手上，仔细地听着。

据嘉普曼讲，他的主人感到受神秘人物的跟踪，陷入了极度的精神恐慌。主人不在时，曾有人偷偷地来到房间里。主人约见的是一个叫“上校”的秘密人物，结果来的竟是罗宾。罗宾也曾和他的手下通过电话，说的是关于主人精心保管的小黑盒子里的纸条的事。

“当时，我被堵住嘴关在隔壁，听得不是很清楚。我知道的，大体上就这些。”

法官让书记员记下这些重要的证词。

“既然如此，小黑盒子里究竟有什么？”

“里面可能有很重要的东西，但我也不知道。到了巴黎后，主人很快就把它寄存到里昂银行的保险柜里。但是最后还是被罗宾手下一个叫马克的取走了。”

“那时，你们的主人还活着吧？”

“是的，他还在和罗宾说话。”

“他们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我听得不是很清楚，还大概是关于小黑盒子的事吧。这之后，好像马克打过一个电话来，告诉了罗宾一个让他非常高兴的事，罗宾称赞了他一番。可过了一会儿，他好像又威逼主人。3点钟过后，他们便走了。”

“嗯，那时候，你们主人还活着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我就不太清楚了。”

“凯兹布哈先生精心保管的就只有那一个小黑盒子吗？”

“不，还有一个黑皮包。罗宾来之前，主人已将它放在皮箱里。”法官打开皮箱查看了一下，没有发现什么黑皮包。法官考虑了一下，转身对路诺曼说：“真想不到罗宾也成了杀人犯！”

“不，我并不认为他杀了人……”这位鬼处长边思考边说。

“你看，眼前这个被杀的人胸前还别着罗宾的名片呢，这怎么解释？”

“这个我也知道。但是罗宾究竟为什么原因杀人呢？”

“当然是为了获得小黑盒子和黑皮包呀。”法官正带着一种讥笑的口吻说。他似乎在嘲弄老处长，认为他一定是胡涂了。

“不，根据我的仔细观察和这位秘书的证词的佐证，黑皮包是在凯兹布哈先生被杀以前就已经被偷走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小黑盒子已被马克从银行取走，而黑皮包就在眼前的皮箱里。像罗宾这种聪明的人一定查看过皮箱了。只要打开皮箱，就会看见黑皮包，所以根本不需要杀掉凯兹布哈。何况，罗宾曾自己立下誓言绝不杀人，而大家也都相信这一点，所以他绝不可能在这种没有必要的场合杀人，犯下大错。”

“这也只有你自己才相信。”法官有些不高兴地反讥道。

路诺曼默不作声地站起来，在屋内走来走去，好像在考虑着什么

“隔壁的房间是不是还空着？”路诺曼冷不丁问了一句。

“是的，是为凯兹布哈夫人预定的。夫人原定近两三天内抵达。”经理立即回答道。

“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？”路诺曼拿了钥匙，先后看了看五个房间。“这里没人来过吧？”

“是的，除了那个打扫的人以外……”

“这样吧，……把那个人叫来。”打扫房间的人来了，据他说打扫完后，就把门锁好。

“有没有什么特殊的？”

“有……没有……也没什么……”他好像有什么事不敢直接了当地说出来。

路诺曼感觉其中一定隐含着什么，经过再三询问，那个人才很不自然地说：“其实，今天早上我在打扫420号房间时捡到了一个香烟盒。其实，本想打扫完后，就送到柜台上，后来竟然忘了……”

“你把它放在哪了？”

“在我屋子里……交迟了，真对不起。”清洁工人点头鞠躬不停地道歉。

“那个烟盒有什么特征吗？”

“是黑铜制的，有些扁，盒角上镶着L·M两个金字……”

“哎呀！”秘书嘉普曼突然叫出声来，脸变得像纸一样白。路诺曼也感到有些惊讶。

“把它拿到这里来！”那人急匆匆回去。5分钟……7分钟过去了，那人却还没有回来。